

张千帆:京沪大学招生存在歧视

翻看各个版本的2009年十大教育新闻,一半以上与高考有关。高考,既是中国教育最受关注的一环,也是中国教育最大的病灶。在民间给高考改革开药方的热潮中,以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为首的法律界人士,日前也推出了一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建议书含有一套详细的高考改革方案,力图打破中国各省之间存在的倾斜的分数线,倡导给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平等的录取权,给西部边远省份考生更多的倾斜。



张千帆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高考已被捆绑在错综复杂的各方利益之间,似乎动弹不得,这份方案将如何找到一个突破口改变现状?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张千帆教授。

缺乏公民参与,高考改革必然停滞不前

中国青年报:作为法律界人士,您和您的同仁都属于教育的圈外人,为什么将目光聚焦高考改革?

张千帆:长期以来,高考改革似乎只是教育圈子内部的问题。当然,从“专家治国”的角度看,高考改革确实应该听取教育专家的意见。但高考改革不只是教育专家关心的问题,而是一个全民关心的、涉及每个家庭利益的问题,所以必须在全社会参与和监督下才可取得实质性进展;否则,高考改革改来改去,必然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现象。

法律界人士以往也不太重视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机制出了问题,最好的人才进不了最好的大学,这意味着中国教育资源配置出现了严重失误,不仅耽误国家的人才培养,而且关系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我希望今后有更多的法律界人士关心高等教育的机会平等问题。我们这个课题组是很自然走到一起的,因为宪法第33条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学者自然很关心公民的平等权,在

孙志刚案件、废除收容遣送办法、户籍改革、乙肝维权等一系列事件中一直提倡取消形形色色的歧视,大学招生和考试制度只是众多歧视中的一个。

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考生成为歧视对象

中国青年报:在您推出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调研报告》中非常尖锐地批评目前高考制度“违背宪法原则,剥夺平等机会”。并举例,2009年,北京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天津投放的招生指标为10人,在上海投放的指标为4.8人,但是在山东与河南投放的指标却只有1人,在广东与安徽投放的指标更是不到0.7人,导致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相差好几倍甚至十几倍。同年复旦大学对每万名考生在浙江投放的指标为5.2人,在北京投放的指标为4.2人,而对河南与内蒙古投放的指标都仅略超过0.4人,不同省市的单位招生指标同样相差巨大。

张千帆: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误区或盲区,那就是全社会都在关注高考,却看不到普遍严重的招生歧视。广大考生最关心的是能否获得录取,而录取机会首先取决于招生体制;如果在招生环节上歧视不同地域的考生,那么考试设计得再合理也没用。实际上,在招生歧视的基础上改革高考体制很难取得实效;也正是出于这个原

因,我们过去一二十年的高考改革成效有限。

高等教育机会是最重要的公共资源,理应按照机会平等原则公平分配给所有公民,而不应该因户籍地等不相关因素而受到歧视。然而,部属重点院校的分省招生指标制度对本地考生给予特殊照顾,严重歧视了外地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明显违反宪法规定的教育机会平等原则。众所周知,北京大学不是北京的北大,而是全中国的北大,但是北京考生考取北大的机会却要比山东、河南等省的考生高出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上海、江苏、浙江、武汉等地的招生地方化甚至远比北京大学严重。

我们认为,高考改革首先要摆正目标,这个目标就是招生公平。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不论户籍地在哪儿,都要获得平等的录取机会;谁能考取清华、北大,得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而不是父母户籍所在地等不相关因素。这个目标首先得确定下来,然后才能考虑什么是最适合这个目标的高考制度;不然,高考改革本身就失去了方向。其实在招生标准平等的大框架之下,考试制度的设计还是大有空间,不过不是所有的考试模式都符合宪法要求,譬如说目前的各省市自主命题模式就不符合要求,因为各省市考卷都不一样,成绩都不可比,大学面临不同省市的考生没有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请问招生平等如何实

现呢?招生平等的前提就是全国必须存在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所以高考必须全国统一;但是在这个前提下高考怎么考、可以考几次等技术问题,都可以留给教育和考试专家去设计。

不应忽视农村学生的上升通道

中国青年报:此方案以极大热情关照了农村学生的上升通道问题,在目前的城乡二元制前提下,很多教育界内部人士认为教育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整个社会不改变,教育无法解救众生,您怎么看?

张千帆:有人认为标准统一反而对边远地区的考生更加不利,现在已经在照顾他们,不然说不定他们一个都进不了北大、清华。这种说法其实混淆了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主张招生公平,主要是针对京、沪等大城市,而不是边远地区;这些地区基础教育薄弱,大学招生可以适当倾斜和照顾。

至于教育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要等取消户籍才能改革招生考试制度,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又要耽误多少人才培养、损害多少考生的平等机会?这种看法低估了教育改革对社会改革的作用。招生考试制度只是社会不平等的环节,教育改革完全可以先于户籍改革并带动整个社会改革,而不能坐等社会变革。

综合

圆桌对话

张千帆的一些观点引来反对声——

统一高考卷无法解决公平问题

今日嘉宾



谢小庆

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专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作品:主持开发了用于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等。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名言:我曾期望2009年的教育不要再折腾。一年过去,再来审视当时的“展望”,发觉都落了空。

张千帆教授牵头的建议书,事涉高考改革,更关切到教育公平的老话题,而对于一些具体的观点,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并不认同。

主持人:张千帆教授日前在《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中提出,高考改革要打破中国各省市之间存在的倾斜的分数线,倡导给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平等的录取权,给西部边远省份考生更多的倾斜。您赞同他的观点吗?

谢小庆:我不太赞同。因为考试不是为了公平,而是为了效率。为什么教育部禁止设小学、初中入学考试?就是为了保护义务教育的公平性。引入考试制度就是破坏公平。有些人呼吁小学、中学入学进行考试以代替择校,但这是不可以的,会剥夺每个孩子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而高中、大学入学设置考试是为了提高教育效率。我研究考试30年了,考试的改革是一门非常严肃的科学,没有经过实证研究,拍脑袋、空发议论没有用。

2000年,时任中国青年报科教文编辑的陈志文就以读者来信的形式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高考分省市录取的形式是不容易改变的,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

主持人:那么对于“高考必须实现全国统一”这一点怎么看?

熊丙奇: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研讨会,有学者从宪法公平的角度提出统一高考,我就此作过辩论,实际上,这种观点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解决一些弊端,自主招生才是真正的途径。

主持人:问题是当下的自主

招生也受到了诟病。

熊丙奇:那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招生没有实现,可以说是一种伪自主招生。自主招生的核心价值是扩大学生的选择权,而不是嫁接于高考之上。

主持人:那目前的高考制度合理吗?应该往什么方向改革呢?

谢小庆:现在的考试制度肯定是不合理的,但我觉得不合理不是考试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实际上高考还是相对公平的一项考试。就像当年取消科举,并不是因为它不公平,实际上科举制度是非常公平的考试。废除科举制度是因为发现了这种考试的弊端,不利于国家选拔真正的人才。高考制度也是如此。“一考定终身”制度非常不利于人才的选拔,而由以高考制度为核心的整个应试教育则是对人才的极大摧残。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与西方的科技差距还非常小,这二三十年差距却越来越大,就是因为教育的失败。

我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是靠在全国统一考试标准,这是治标不治本的行为。它一是不容易实现,更重要的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教育现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淡化考试的作用。在西方国家,解决这一问题也不是靠统一考试标准,而是选拔人才的多样化,如在美国许多优秀学生不需要考试,直接特招进哈佛或耶鲁。

主持人:这么说来,高考改革的真正出路在哪里呢?

谢小庆:多年前我就提议过,高考改革的出路是:在招生中,降低考试所占比重;在考试中,增加能力考查所占比重。我

在1998年提出要增加加试权、特权、签约权和特招权,对优秀人才可以特招,这些都有利于多样化人才的选拔。这样做的目的都是为了使最优秀的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机会。现在,北大、清华、复旦、北航都有自己的单独高考了,2009年北大实施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这些都是很可喜的现象——我个人非常喜欢你们南京的保送生匡超。我非常欣慰的一点是,现在的高考和高校都在前进,正在一点一点蚕食高考这种考试制度,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局面。我们可以看到,高考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明显。

主持人:怎样看相关建议的“前景”?

熊丙奇:关于这个前景其实是个老问题了。现在在各个地方利益博弈很厉害,按分数线统一,也无法解决城乡差别问题,因为基础教育是不均衡的,比如说农村孩子家庭经济条件差,无法请家教。我始终认为,分数公平是所有公平里非常脆弱的公平,高考卷子无法解决公平问题,必须依靠多元评价体系。

主持人:对受教育个体有什么建议,他们很关心自己在高考中的命运?

谢小庆:作为受教育者个体,也不要迷信考试,并不是只有通过了考试制度的选拔才是真正的人才,很多人不用上大学也非常成功,如刘翔、丁俊晖等。考试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个人成长,开发民族最宝贵的人力资源,因为我国还是一个人力资源穷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通过考试才能成为人才,成才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快报记者 王竞 刘方志

快连线

中青报记者:原想关注高考改革民间版本

中国青年报专访张千帆教授的文章发表后,快报记者通过多个渠道联系张千帆教授本人,得知张教授现在在国外。对于一些相关情况,昨晚快报记者连线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堵力。

“我们对这个问题关注几年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堵力告诉快报记者,他们关注高考改革话题已经好几年了,而对于张千帆教授牵头的这个建议书,也关注了几个月。

据快报记者了解,2009年11月9日,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促进高等教育平等权课题组曾主办过一场“‘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讨论会”。山东大学曲相雷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熊文钊、北京市新启蒙文化传播中心主任熊伟、北大博士生田飞龙等参加了会议。当时张千帆教授远在万里之外的加拿大,通过网络视频参加了会议。

堵力说,最近,教育部规划纲要领导小组得到了这一建议书。

就这一建议书,堵力表示:张千帆教授的建议书是完全从法理本身出发的。

而在那场讨论会上,与会学者针对建议书进行了讨论并提出意见,熊文钊教授提出的是“建议书应当力求为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提出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此建议书最终具有多大可操作性,被接受程度又如何,公众具有想象空间。

据堵力介绍,实际上,中国青年报关注这一建议书,原来是设想关注有关高考改革的整个民间版本。不过,这些民间版本的提出人,有的是不愿多说,有的是内容略显不成熟,所以这个报道计划实现的难度比较大。“我们会对张千帆牵头的这个建议书继续关注。”堵力最后告诉记者。

快报记者 刘方志